

T A I

菜
田

苗
育

1979

MARCH

15

sweet
potato

著 著

第15期
1979年2月

台灣協志會發行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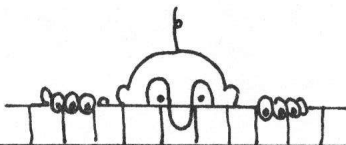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P. O. BOX 6822

SAN JOSE, CAL. 95122

- 我所知道的台灣協志會 ----- 何謀仔 ----- 3
- 塞翁之福 ----- 子玲 ----- 6
- 美中建交與捐款救國 ----- 北斗星 ----- 9
- 論台灣精神 ----- 清水 ----- 11
- 台灣獨立演講會記要 ----- 風水 ----- 17
- 懷御隨筆 ----- 老圃 ----- 25
- 山窮水盡疑世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登山 ----- 28
- 獨立建國的時機已成熟
- 商人的徬徨 ----- 王添財 ----- 31
- 台灣區「台人」要求獨立大遊行 ----- 吳建邦 ----- 33
- Taiwan Memoirs ----- Glenn Chen ----- 35
- Why the Rose Plant has Thorns ----- Paul Yu-Yang ----- 37
- 何去何從？ ----- 台灣教會公報 ----- 38
- 國大外史 ----- 編輯組 ----- 39
- 編者的話 ----- 安壽 ----- 46
- 封面設計 ----- John Chiu -----

廣告



• Cal-Land Realty -----	7
• Winchester Investments Inc -----	8
• 湖南酒家 -----	15
• 紅寶石大酒樓 -----	16
• "瀬戸" Seto Tempura House -----	23
• RAMADA INN -----	24
• Independent Insurance Agent -----	45
• 藝術大師回虫展覽 -----	45

我所知道的 台灣協志會



·阿謀仔·

在美國居住的台灣同鄉，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搬遷的經驗，每次搬去一個新地方，第一件方便是查詢有無親戚朋友住在附近，兩者就是探聽有無在什么地方，這是以類聚的自熱現象。近年來有許多台灣同鄉由外地搬入加州南灣區，有些人可能聽到由台灣協志會（下簡稱協志會）這名稱，有些人亦曾參加協志會的活動，但可能尚有許多人對協志會還沒到認識，心裡一定會有疑問，到底協志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是黑是白，是傾左還是傾右，是否已有少數人在操縱會務？我將我個人參加協志會的經過及感想略述，以供參考。

我在數年前由東部搬來南灣區，經過朋友之邀請去參加一次協志會舉行的座談會。當時參加座談會的人，除了我的朋友一人外，其他沒有一位我認識，後來經過我的朋友之介

紹，認識了會長，總幹事等十數人，住了幾個月，再參加過許多同鄉會，明規規矩矩，再想及規矩，其他同鄉會過時我加入會，後來分濃厚，後來我拿了一包紙袋，叫我去翻閱紙袋中的資料，我真正志願是有相當的志願，所以我在申請

經過數年之積極參與活動，對於協志會這組織亦有相當之瞭解，協志會的宗旨為（1）維護並發揚台灣文化及精神。（2）促進在美國台灣同鄉之福利及友誼。（3）了解美國文化及人民之責任。（4）提高公眾福利及遵循美國憲法。協志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政治性的組織，曾經向加州政府登記立案，並獲准免

納稅金的許可，除了上述的基
本精神及權益外，我將我對
本人對於這組之看法，分述如
下：(1) 協志會係由一位會員
所有之組織，大會為最高之
權力單位，董事會代表大會
由一幹事團負責執行。這組
係由會員之共同需要而組成
的，並不應受其他組織所牽
制。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對其
支使這了組織，因為董事會
大會選出，他們代表會員依
章程執行會務。協志會並不
由多數核心人物採縱的團體。
(2) 協志會之工作都是由會員
分任，分工合作，難以達到
組織化，有許多會員透過協
志會之組織充實義務服務工
作，在工作中互相認識，增進
彼此建立互相信任，由於互
相信任，發展到集資做生意，
目前我所知道的會員中，有
合夥投資房地產，集資買股
券及股票，合夥開工廠等，
都合作得相當成功。這些義
務員所付之寶貴時間及精神，
是相當多，兩者協志會亦可
以做為訓練領導人才的流
動或節目。

都是基於會員需要而設。每
次開會，每次的董事會，至
少要開四至五小時，才能完
成各項之討論。由於會員之
增加，服務之範圍擴大，但
是人力及財力之資源有限，
如何運用這有限的資源來
做最有意義的工作，都是
每次開董事會討論之中心
問題。每一位會員都有表
示意見之權利，却也有遵
循章程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責任分明，會務之推展，
才會有制度化。

協志會的名譽，可以說傳
遍美國各地之華人社團。每
一位會員，都可以為這榮譽
感到驕傲，這也是一位會員
奮鬥之結果。但是協志會之
組織尚不足十全十美，應
隨時隨地而改進，這組織
才能健全，會務服務之範圍
才能愈擴大。我有下列兩
項建議，提供給大家研究
參考。

(1) 協志會可以開始考慮
僱用支薪之職員，這位職員
可先由部內工作開始僱用，
這位職員之職務為執行總
幹事及各項組幹事應做之
會務，其工作包括編印通
訊，連絡各項流動，收

集各項社團活動資料及協助。協志是
 長處理例行的事務等。不過，過去各
 會現在的事務相多，且受聘之
 例行之工作係由董事會及幹事會
 務之承辦，其他會員應由一位專
 務之服務，應由董事會督促其
 員在該服務之習慣。如未聘
 自費一位年薪四百元之職員，現
 在協志會分擔四十四元，如由數
 員分擔之服務增加至二百元，這
 值得大家考慮。

好的人送，亦可在此表決前，增
 列已括有董事會各代表，以平
 應各方之職。志會務，我
 董各方的在那時候，我自
 信的那時候，我自
 的在那時候，我自

協志會以人才多，依會
 員之素質來說，沒有一個團體
 可以與協志會比較，我們還有
 許多未發揮的潛在的能力，為
 居住在美國之僑胞謀福利，
 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夠建立
 我們的自己之山會館，以供作
 為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的活動
 中心。

(2) 協志會之董事會
 大會中選出，被送書的董事會
 為大先計劃，及承承之董事會
 不得做。我認爲，我認爲，我
 不在此候送董事會之董事會
 設之，這董物色董事會之董事會
 員大會，這董物色董事會之董事會
 接洽有賢能之董事會之董事會
 出候選名單，最後由大會
 投票決定接受與否。如有其他



不成，於是就洗起波菜了。

塞翁之福

子玲

子玲剛下班到家廚房鬧成一團糟。三個女兒吵個不休，一個要牛奶，一個要果汁，另一個小baby有什麼得吃就好。惠宏也剛下班回來身為大夫，又是好爸，衣服還沒換就馬上加入戰場。倒這倒那，忙個不停。子玲因為四個月前發生一場小車禍，左腿斷了，穿了四個月石膏，行動不便，坐在沙發上觀望，幫不得忙。忽然大門開了，小叔叔惠敏也下班回來了，於是哄騙一歲半小姪女的責任就馬上落到他身上。「惠宏馬上把未放進電鍋中吧！」子玲凶惡大夫作晚餐的次序。惠宏倒是很听话，馬上湊未進電鍋。「再做什么呢？」切雞腿肉做辣子雞丁，洗波菜做沙茶牛肉波菜，再做酸辣湯。惠宏有點不耐煩了，「子玲，我上了一整天班，已經很累了，你還要有名有聲的像餐館一樣點菜，誰侍候得了你！」小叔叔惠敏也把小姪女騙停了，送她上了樓去小睡一番，為了防免哥哥嫂嫂繼續挑戰，他馬上切起雞肉來了。惠宏也知道他不自已做菜，這頓晚餐也吃

「惠宏，你要放糖、酒、醬油，先把雞肉和牛肉醃一下，再加 Corn starch，肉才會嫩。」子玲又閃閃起大夫炒肉的技术。「炒雞肉就是炒雞肉，炒牛肉就是炒牛肉，為什麼還要加這加那，醃這醃那，真是晦氣！純吃就好，誰肯那么多的時間。」惠宏實在是真的不耐煩了。子玲也耐不住氣了，「惠宏，我做了十年的菜給你吃，你吃到好吃的就盤盤掃走，吃到不如意的就教訓我不盡太太的責任。菜餚燒愈進步，真是不像話，再不進步，只好去討小老婆，我難道不是每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我什麼時候埋怨做飯理家生小孩呢？你以為身為醫藥婦女，又是家庭主婦簡單嗎？這是最好的機會來訓練你，讓你體會中醫味如何。」小叔叔惠敏揮快又拌起肉來了。讓哥去起油鍋，战火也就暫時停了下來了。子玲知道把丈夫寵了十年，老爺子慣了，一下子要他來做老媽子的工，到底是有点難，所以扶起拐杖，也站到炉邊，指之點之，幫忙大夫做酸辣湯。

好不容易兩菜一湯上了飯桌，兩個大女兒雜七雜八的吃得太多，吃不下晚飯了；小女兒還在

(下接第22頁)

Cal-Land Realty

Specialize In

- residential properties
- duplex, 4plex income properties
- out of state investment; Oregon & Washington state

Call 738-4445 For

- free market analysis
- investment consultation

John Sibilio

Bob Catalano

Shan Yang (996-1363)

(余舜華)

1037 S. Mary Ave. Sunnyvale Ca.

WINCHESTER INVESTMENTS INC.

WINCHESTER INVESTMENTS, INC.

INCOME PROPERTY SPECIALISTS

APARTMENTS*HOTELS*COMMERCIAL*OFFICES

CONTACT **MARSHALL PETTIT**
FOR APPOINTMENT

SUITE 116, 4040 MOORPARK AVENUE
SAN JOSE, CALIFORNIA 95117

(408) 984-8100

INCOME PROPERTY SPECIALISTS

美中建交 的 捐款救國

北斗星

三十多年來狂稱代表八億人口，繼承“中國正統”的蔣政權，終因最近的美中建交，正在迅速崩潰中。儘管蔣政權佯裝不覺，加強神化，製造恐怖，同時掀起強迫捐款救國的瘋狂運動，其結果仍將逃不了瓦解的命運。

早在幾年前“兩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尚能行得通時，蔣政權若能腳踏實地，面對現實，說不定還能找出活路，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支撐下去。如今做為該政權的最重要友邦，也是它的後台老同——美國，一腳把它踢開，去承認中共，且朝向“一個中國”的路線進行，可說已使它回生無術。

美中的建交固然拆穿了蔣政權代表“中國正統”的假面具，但真正使該政權感到不安的還是今後的高島經濟問題。對政權外交節之失敗的蔣政權來說，經濟貿易的穩定，成為它存

亡的最後關鍵。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以及日美資金而生存的蔣政權，如何殺出一條活路，繼續維持目前的貿易關係，仍成為刻不容緩的事。不幸的是政權必須經濟的密切因果關係，難免使人懷疑除了宣佈台灣獨立，另覓國號，重新以新國家的姿態出現以外，蔣政權似乎不可能有他途可循，以立足於日趨複雜的國際舞臺上。任何缺乏以國家身份依契約的行為而形成的國際間來往，不管是文化上或經濟上的關係，都極其不可靠，需年約束雙方之力。卡特總統所言“在文化上與經濟上，仍願與台灣維持良好的關係”，即強烈暗示“台灣要獨立”，否則它將與“反攻大陸”一詞相同，只是一句欺人之言。

然而，要蔣政權放棄神化，進而更改國號，談何容易？在可見的將來，蔣政權必如一般獨裁政權臨終前一樣，加緊控制，逮捕異己，到處製造恐怖，同時會在高壓的基礎上實施化與收買的工作，圖做就亡前的最後掙扎。所不同的是蔣政權可在軟化的工作上，會加強份量，使其壽命稍微延長而已。因為一般的獨裁政權

不管它是經由政變，失變或是人
民的方式被推翻，但就其人民
的立場來看，只是政權的更
迭，並非國家的變更。可是美
中的建交帶給台灣人民的卻
是一種新的刺激。這種新的刺
激是除了推翻獨裁專制，建立
民主以外，它含有更令人興奮
的良機。良機之來臨，是建立
「自己的國家」。面對這股
樹木倒海的台灣人民，感到事
態的嚴重，以及望之之火，可
以燎原的切膚意義。尤其當
權者惶惶然更感不守者，就
是記在那些特權階級者腦海
裡的「利己主義」的日益嚴重
化。如在這兩股強烈的對比思
潮裡，很自然地掌權者有力不
從心，不能為所欲為的苦衷；
因為任何錯誤的估計或行為，
都有可能激發那兩股暗流的表
明化，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冷靜三思，蔣政權所以會
落魄到如今的慘境地步，可歸
因於它的一黨專政，以及其體
制的老僵腐化。基於這兩因素
，該政權也就很難辦開代表「中
國正統」的自欺欺人的神話，使
它在千變萬化的世界局勢裡，
失去了應有的機動性。老蔣說
，三十多年來未改選的中央級

代表林構，如何可免於腐朽？
三十多年來偷生於台灣，而未
跨進中國大陸的事實，又如何
能說服人，它代表了中國？眼
見那群腐化又貪婪無能的官僚
們，又如何能叫人信服他們能
承了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化？
同樣地，今日高喊擁護救國的
人，如何叫人相信他們的真心
？很可能此輩就是明日「天下
之無道」的牙利主義者。總之
，筆者對那些廣大的勞動人民
，小公教人員，以及為生活而
奔波的小販商人，被迫「捐款
救國」的無窮之災，寄以無限同情
！

(上接第 32 頁)「商人的徬徨」

法「移民」美國才是認時務之英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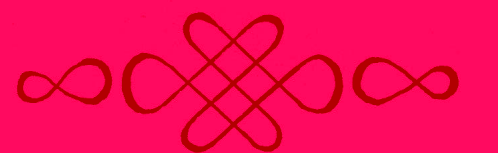
我們的這，有了以我
而在我，養成一天新
，利存身記，中國人
，協惟以你法人這在人
和的精神，顧，要存在
動中這年，不感，精神
走是為會弊責病的，精
範的因不弊，毛國社沒
才身，就，心的是為永
社會精神會污德，利台
社會精神會污德，利台

季聰，換地也愛走種可人更不象是存
答此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着在，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在，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在，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在，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在，也，也無精神，到高外得金說這

(上接才那頁)「何劫何從」
中華民國，而奮鬥，即使全世界沒
有一國能了解我們的根本立場，
我們還是可以勇往直前，並且可
以成功勝利。為什麼我們還需要
求美國「繼續承認我法地位和我
國際人格」？既然中華民國本來就
是合法的，何必再對美國國會標
取「信彈攻勢」？

台是我們的義，要自自，留
分析，我們同，要自自，留
地這，我們同，要自自，留
單和，我們同，要自自，留
簡在，我們同，要自自，留
者，我們同，要自自，留
筆，我們同，要自自，留
上，我們同，要自自，留
以，我們同，要自自，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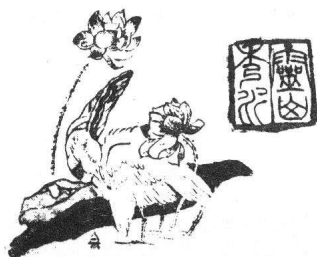
讀者一定會笑我是個「改行
外行人」，可是我相信有數百萬甚至
上千萬的百姓和我一樣，不能
應答這些現況的問題。希望政
府當局能疏導老百姓的疑
難，以達到上下一心的境界。



HUNAN RESTAURANT

湖南酒家

南北口味
大小宴會
經濟小吃
服務週到
歡迎光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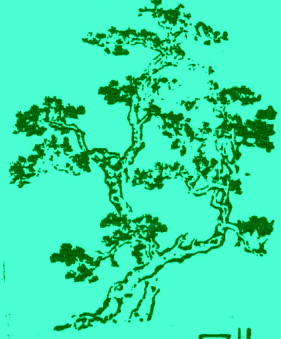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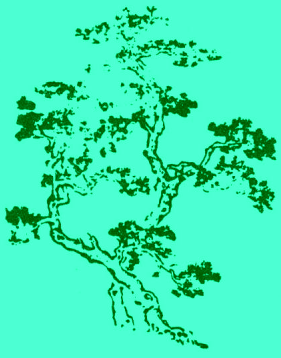


793 E. El Camino, Sunnyvale
Between Fair Oaks & Wolfe-next to Hacienda Cinema
Telephone 735-1460
Closed Tuesdays

大酒樓

紅寶

大酌小宴
辦桌飲茶點心
特別菜如肉羹魚丸
鹹菜豬肚魷魚等々



RUBY PALACE RESTAURANT

631-647 KEARN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415) 433-3196 • (415) 433-3197



台灣獨立演講會記要

風水

自從美中建交後，一般的人都對台灣的前途表示空前的關懷，有人甚至因此而徹夜難眠。當然每一個人關懷的原因可能有些不同。灣區人權委員曾會特地邀請張金策先生來作專題演講。可能有些同鄉因為種種原因，是日不能來聽他的演講。本文將是日演講會的大要儘量真實地報告，以供享典未能來參加的同鄉。

一月七日雖是太陽日(Sunday)却是連日大雨不停。冷冷的兩水滴在身上添了不少寒意，却未減少同鄉的熱心。眼看着預定時間快到了，會場的大門卻未開。擠在走廊下避雨的听眾越來越多，經過主辦單位的多方奔馳，總算把大門打開了。比原定時間已遲了半個鐘頭！沒有人抱怨，沒有人打退堂鼓，充分表現出台灣人團結合作，擇善固執的優良民族性。正像插在 Mitchell Park (會場) 入口處的那面台灣旗在風雨中招展着。

在演講開始之前，與會同鄉齊聲高唱着由“農村曲”改編的“台灣頌”。熟悉的調子配上雄壯的歌詞，唱出了每個人的心聲：「咱是台灣人，誰人敢震動？……為着咱台灣，流汗流血亦甘願……」

接着，張金策先生以他宏亮的聲調開始他的演講：

『各位同鄉，親愛的台灣文老兄弟姐妹：非常難得來這兒听着咱台灣的歌，再受感動！自從1979年1月1日起，美中建交，在台北的蔣經國講這是中華民國生死關鍵的時刻，但是這不是什麼中華民國的時刻，是咱台灣人要与蔣政权拼生死的關鍵時刻！到底咱台灣人要跟蔣政权倒下去，沈下去或者是要打倒蔣政权建立咱的台灣國？』

各位，咱要分清楚，今日擺在咱面前的問題是什麼？若是平時對故鄉關心，對台灣問題有認真檢討的就清楚，今日假使中國對台灣構成威脅，這

個威脅不是存在於目前。台灣的安全若有危險，是因為蔣政權的存在才有危險，存在於未來。咱能看出，一月初四那天，鄧小平居然對蔣經國的稱呼，由過去的「蔣匪」、「蔣幫」變成「經國先生」。他講要和平統一，甚至不久以前也叫出「台灣自治」的口號，前幾個月，鄧小平去日本講台灣問題的解決可以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初四那天他講他已經七十四歲，要再活十年，在他有生之年，要看到北京控制台北。話雖然是這麽講，咱却能看出為何中國的領導者對台灣問題沒任何決定性的講法？表示出中國的領導者沒有一莫信心。為什麼？咱一些名譽人自己不清楚，其實中國人自己了解他們自己，咱若認真去想也能了解。假使今日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而中國要打台灣，你想咱在這裡作什麼？我相信所有的海外的台灣人都会像當年以色列人支援以色列打阿拉伯一樣。今日中國所怕的是萬一有一日台灣獨立了，他們就永遠沒辦法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了。俗語說：「人驚鬼，鬼驚人」。有些台灣人怕中國鬼，實在咱要了解，中國是怕咱

台灣人，怕咱台灣人獨立。

蔣政權也是一樣。他明知美中建交并不会使台灣面臨即時危險或是任何危險。但是他怎麼作？自從12月5日以來，咱就看出來國民党政權想要製造中國打台灣的恐怖氣氛。12月5日起，台灣的三家電視台每日從晚上9點到10點聯播由國防部政戰部出版的「越南淪之錄」不但是聯播，而且是台語發音。你看，過去張俊雄演布袋戲只許演半小時，現在為什麼那麼好，三家電視台每日在黃金時間用台語發聯播？他們把越南，高棉當年那些民主人士，那些佛教徒反對阮文紹政權的演講，示威的鏡頭和越南進攻的鏡頭連在一起，再加上共軍進入西貢及金邊的屠殺鏡頭。最後更有美砵的小姐以很好聽的台語解釋說這種鏡頭你們要得到教訓，在一個政府面臨共產黨的威脅時，是否有人反對，是否要有教徒來要求獨立？國民黨把台灣島內的黨外人士比成越南當年反抗阮文紹政權的那些民主人士。所以中央日報的社論講「我們不要楊文明式的政客」。他們也把台灣長老教會核心人物，高俊明，鄭恩玉等人當成當年越

南佛教徒的領袖。他們的目的何在？只不過是要製造一種恐怖佈威，要把台灣的危險歸罪於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去年五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去北平訪問，美國國務院派中國科官員去向蔣政權解釋。結果國民黨的官員私下向美國官員講，講他們所担心的不是美中建交，而是因為美中建交會刺激台灣人要獨立的思想。你看，美中建交後，蔣政權第一個反應就是停止這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選，而且出動軍警特務。台北，高雄街頭也有執事出現。有些市民以為又要反攻大陸了呢？試想，假使台灣有危險，是不是應停止選舉？不是，應該借機會表現出台灣的民主才對。結果他們所做的却相反，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看到這張（指看島內黨外助選團發出的人權宣傳單）這是代表咱台灣人的運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台灣人的運動已經超脫出過去那種要求，要求德政的階段。這不是咱自己吹牛的。去年十月美國國務院委託Columbia大學的教授團研究一九七十年代以來台灣島內所有反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言論及政見。他們的結

論是這幾年來島內所從事的黨外政治運動不是單純的民主化運動，而是台灣人自覺的運動。後而又註明白覺什麼？是確切自覺台灣人做一個台灣人有權利去決定那個地方的命運。

這次選舉，咱都聽到島內黨外人士喊的口號是「台灣人站起來，國民黨下台，中共不來。」台灣人站起來的意思不與要打倒蔣政權的意思相同。後來他們甚至喊「國民黨下台，中共不來。」這和剛才大家所唱的「誰人敢震動」相同。所以你看，整個台灣人的運動是幾百年來咱台灣人的祖先沒達到，一再犧牲，總要達到的一個願望。希望咱台灣人能決定台灣人的命運。咱也聽到這次黨外人士的競選宣傳車上畫一什麼？不是要剪布做西服，正如中央日報所罵的，這把大剪刀是背叛民族，出賣中華民國。不錯，正是，要出賣中華民國。要剪斷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咱要了斷今日的台灣人為台灣的命運拚命到怎樣？在停止選舉前一夜，在台南，咱的黨外

人士也，世界上只有英國人，全名是蔣介石。我們黨外人士，不但未死，要拖，所以已死埋了，內那多不願自己前途打拚。人士也相。蔣主席的運動當然最少，但是任是。各位。劉。咱。

他們向群眾，人死了沒埋，另外人女皆知的(指還沒埋。今日講，他的子孫，人一起去死，把未死的打，今日來，前外人在此，我相。水名。紀念會。現場。的奸細，有一。他。但。咱。的。革命。

命家。但是應該怎么做？咱先看島內做的是什麼？咱看到不少黨外人士在奮鬥，在犧牲，但整個咱要解決，咱名。人要建國，要獨立，就先有自主自主的性。每一個人都要檢討咱自己是否超脫了舊中國社會影響咱，污染咱的憂習？所以咱島內的朋友再叫出新生代及批評的勇氣。例如許一文(施明德)，她講過去任何事動不動就說不可能，或是任何事碰壁了就是縮起，或是因為自己不敢和剛民黨拚，就說這是政治藝術，暫時休息。這一代的名。他又講咱這一代的名。對任何事只要問對與錯，不問利害問題。咱若不脫出這，或如果某人的過去來評斷，那我們就會陷入歷史的惡性循環中。過去咱為何失敗？大家知道一二八為何失敗？大家知道一二二八的失敗是因為最後有調會議。調會議開了，革到剛民黨開。基隆陸了，剛民黨就不再調了。換句話說就是謀。人會讓我們名。咱不可再相信中國的任何統治者會讓

咱大家都希望作成功的革

讓台灣革新！今日在島內不但
是黨外人士如此強調對咱台灣
人的心裡做一個總改革，甚至
教會也如此強調。最近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集北部及南部神學
院的学生集訓。集訓的主題是
「新生代的神學人」，鄭倪玉牧
師解釋道，新生代的神學人不
是只作祈禱，只念聖經，或
是一棟的教堂，而是要把行上
的公義作為唯一的目標。聖經
上說上帝以祂的形象造人。上
帝造人不但要形和祂的形相
同，也要人的內心和祂的內
心相同。所以島內的長老教會
強調咱這一代的神學人，或是
教徒，若不能百分之百行上帝
的公義，也要認識到你的形體
是上帝創造，最少你要達到上
帝的內心。

在此還要再和大家勉勵。
咱所作的不是政治。有人強調
不談政治。但是咱要知道今日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咱連國家
都沒有，那有政治可談？我們
所談的獨立建國不是政治而是
台灣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權利
若達不到，其他的都免談了。
前幾天咱和美國報界及電視記
者見面，他們問及為何咱是台
灣人，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

講，真明顯，就我張金策來講
，1942年出產時，不是中華民
國的國民，也不是中華人的
和國國民，也不是今日無國
籍，而是日本國國民。幾年後
(1945)我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若回頭算，1895年咱也不是
華民國國民，也不是日本國
國民，是大清帝國國民。再
多年前，咱是鄭國姓王朝的
國民。再算到17世紀，咱是
國國民。道理就是要確定咱
面對的問題就是要確定咱是
台灣的國民。否則可能在1980
年咱就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國民。

咱為何那麽淒慘？為何咱
隨人擺佈？誰人叫咱受壓迫？
誰人叫咱受統治？咱要了解，
自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隨
檢來的。就像島內黨外人士所
唱的「寸土寸金重」，為着這
台灣國土，他們唱着「為着咱
台灣，咱台灣，流血流汗也甘
願。」今日咱在海外，也不必
流什麼汗，流什麼血，但是咱
能關心台灣，能關心在咱一
千七百萬的兄弟姐妹。我希
想各位都是非常熱心，非常
自主性，有獨立性，非常有人
性。我希望大家今後能去帶動
有甚至在今日還藏着的台灣

拖他們出來關心台灣。也要兼成同仇敵愾的心裡，確定誰是咱的敵人，共同去打击。最後我要以林正杰旧年五六月在臺灣写的文章的一句話來與大家互相勉勵。他引用美國開國者 Jefferson 的話「自由之樹是由愛國者的血及暴政者的血共同灌溉而成。」最後和大家都勉勵：「台灣独立的樹，是由咱台灣志士的血及國民黨暴政者的血共同灌溉而成的，我們要共同來創造咱台灣独立的國家。」

張金策先生演講後，台下發問很熱烈。在回答問題時，他再強調以咱台灣擁有在界一流水準的人才及台灣人強烈的愛鄉的心，一旦台灣獨立成一個國家，中國絕對沒有能力來震動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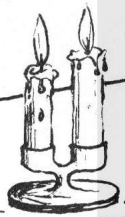
會後「台灣建國基金」的樂捐箱內一下子聚集了將近千元。演講會結束了。與會的所有一同鄉都滿懷心思離開會場，心中一直在盤算着如何為未來來。咱自己的國家出一份力量。希望讀者也真真正正行動來。

(上接第 6 頁)

「寒翁之福」

樓上睡子玲、惠宏和小叔，三人也着实餓了，也就趕緊吃了。味道果然不差，惠宏還得意自誇憑他這一手也許可以開個餐館了呢？

吃完飯把兩個大女兒打理去洗澡準備睡覺，又把小女兒餵飽了，讓她自己說電話小話，小叔又去擦洗他心愛的新 Aspen。玲坐在沙發上看報紙，丈夫把盤子整理乾淨也坐下來看電視。玲依偎着丈夫的身旁，「親愛的家庭主婦難道真的難當嗎？「不難不難」惠宏忙着搖頭。「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腿傷快好，這些日子實在辛苦你了，辛苦我了？」玲問起自己。可不是嗎？這四個月好像是假期似的，除了上班其他的事業無法做，倒是辛苦了丈夫及小叔，每天做飯理家，真正嚐盡了家庭主婦的滋味，也是「福」吧，對子玲，對丈夫及小叔，都是個好經驗！



LUNCH

FAST SERVICE

ランチは迅速なサービ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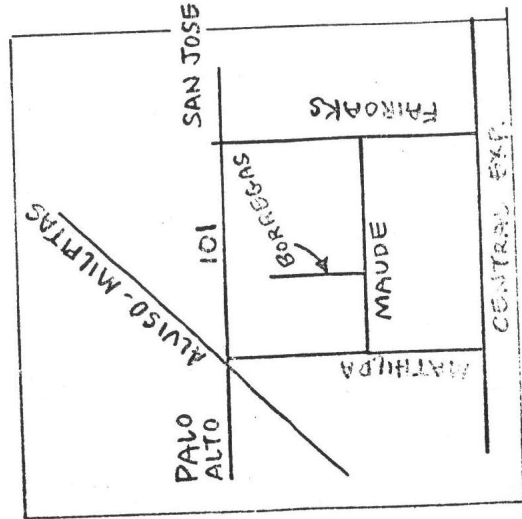
DINNER

HOME ATMOSPHERE

ディナーは家庭的雰囲気

SETO TEMPURA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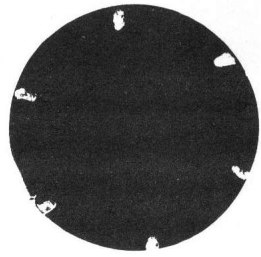
瀬戸うど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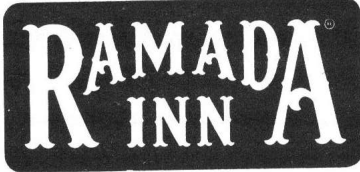
511 BORREGAS
SUNNYVALE

735-8280 FOOD-TO-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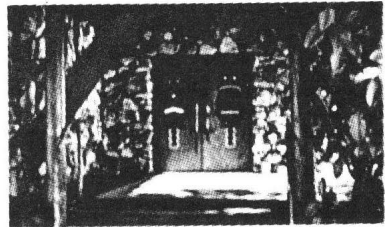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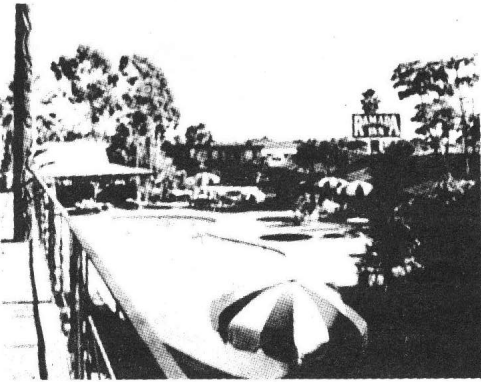
HOURS: 11:30 - 2:00 pm
5:00 - 10:00 pm



Long Beach, California



5325 East Pacific Coast Highway
 Long Beach, California 90804
 (213) 597-1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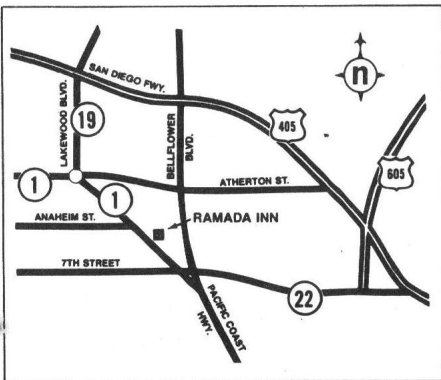


For reservation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Or, write or phone the Inn, direct.

FOR TOLL FREE RESERVATIONS CALL

1-800-228-2828

Most major credit cards honored



懷鄉隨筆

老圃

古人說：“逢佳節倍思親”。逢此一年一度的春節佳期，老圃其他在他鄉流浪的同鄉一樣難免都會倍加思念在台的親友與故鄉。今年除了慣例的鄉念日之外，老圃不能不為台灣的前途而憂心忡忡，因而懷鄉之情思比以前更加濃厚。我很少看一面倒的中文報紙，最近幸好由友人如借到一些日報，瀏覽之後不由得不為台灣同胞而唏噓不已。下面几則是我的感懷隨筆，希望同鄉們不會齒笑我的膚淺簡陋。

——“救國基金”捐獻運動——

中美建交之後，台灣國民黨發起這一件大大被宣傳的運動。報上說某某歌星捐幾百萬元，某某企業家捐幾十萬元，每一個公務員“樂”捐一個月的薪水，大學生每人捐幾百元。捐獻如星是有目的，有意義，我深信許多人會樂捐的。但變成“每一個人”那就不會是心甘情願的樂捐了。這與几年前在師大

吳政大發生的“全體大一學生申請加入國民黨”以及軍中宣傳過一陣子的“集體志願留營”，有異曲同工之妙。明眼人一看誰也知道那是什麼回事。記得二十几年前，國民黨利用太平艦被擊沉的事件，大事宣傳發動“捐獻救國遺囑”。許多人“愛國的熱血”老賴從軍的同學，几年後都被分到台大、師大，反政大去上學。原來從軍是他們進大學的捷徑。但原來的救國基金捐獻運動，不會重蹈覆轍。希望捐獻的人都會看到政府公佈的捐獻帳目表，知道收到的錢作什麼用。

——張其昀又臭又長的論文又出籠了——

老圃在台時，張其昀很紅過一陣子。他寫的书與發表的文章特別多，可以說是個多產作家，可惜他的作品並不值錢。他的書發行後，几天就可以在牯嶺街的老書攤上成打地廉價買到。他的作品有一個特點就是“應時”，大部份是為國民黨的宣傳而寫的。最近他老先生又在中央日報上連續發表几次半版以上的長論文。他的題目

是“三民主義與大陸共有的對比”
。我們在台時大家讀過三民主義，我們想大家知道三民主義是說些什麼。國民黨政府處處說他們是孫文先生的信徒，他們在台的所作所為與三民主義的理想原則相差何止千百倍。希望有一天有一位真正的學者客觀地對國民黨進行對比。

—— 國民黨以製造恐怖氣氛 來苟延政權 ——

中美建交之後，蔣家政權為了繼續維持她“代表中國”、“恢復國統”的神話式政權，接二連三地製造了好幾件“匪諜”、“叛亂”案件，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下面几件是最近製造的：

1. 太太自大陸來見丈夫，丈夫發現她是匪諜。
2. 僑生孫台蕙集情報。
3. 商人翁集情報。
4. 吳泰安五人叛亂案。
5. 余登發父子涉嫌叛亂。
6. 匪吳浪入東洋僑團來台活動。
7. 匪諜以護士身份作非法勾當。

國民黨政府知道他們的護身符

—— “正統中國”已失靈，知道他們的騙局已被拆穿因而先羞成怒，製造這許之多的案件，一方面殺雞儆猴，另一方面是更更獨裁，更專制的統治而鋪路。國民黨打的是如意算盤，以為老百姓在“恐中懼美”之心裡下，會乖乖地就範。其實伊朗國王馮正統治的後果是最好的例子。巴勒維國王的鐵腕統治何其威風，而今安在？古人說“防口勝防川”，一味地壓制老百姓，遲早會如山崩水泄，擋也擋不住的。

—— 無國籍之民 (Stateless People)

六七年我住在 N. Y 時為了公司之事常赴歐洲一行，不得不在國務院辦再入境証，(Reentry Permit)。辦事人員在証件的國籍欄印上“Stateless”。我很是不高興問他們為什麼說我是“Stateless”。他們的答覆是“Stateless”比“Republic of China”更有用。“ROC”的護照沒人肯簽証。這是我第一次被人當作無國籍之民，也是第一次在心灵上被烙上“Stateless”的創痕。

前几天由於公務與一位在旧金山的巴勒斯丹 (Palestine) 籍商人接洽。我告訴他說我是

台灣人，他竟激動地說“we all stateless people”。他這一句話引起了我們兩人好一陣子的沉默。他是遇到一個同病相憐，同在他鄉異地流浪的無國籍之民，他也勾起了我的心灵上的隱痛。那個令人憎恨令人感慨的“stateless”更加深一層地刻記在我的腦海裡。

台灣人的前途是困難重重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對於國家民族的感情與對自己的父母的感情是一樣的。作子女的不能因為父母的體弱多災而拋棄子顧。一個有良知的台灣人當然也不會不關心台灣的前途，也當然不會甘心讓自己及子孫，在作 Stateless people。

台灣人呀！台灣人！您何其可憐！以前您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家硬說您是“stateless”。現在您拿了 U.S.A 的護照，人家還說您是“stateless”。何時您才能擺脫“stateless”這個桎梏？比起 Palestine 來，台灣人的命運比他們更孤苦伶仃。因為他們有一位埃及總統替他們說話，作他們的後盾。而我們却是前（K 黨）後（中共）受敵，孤掌無援。想到此怎不令人心有戚戚焉！



「他們說我很自由!!」

Let's Unite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 登山 —

一、千里赴會

一月廿八日，我直馳加州洛杉磯，參加北加州台灣同鄉會。此行重要，比赴鄰比。

一月廿八日，我直馳加州洛杉磯，參加北加州台灣同鄉會。此行重要，比赴鄰比。

話說抵台，上晚卡管養立位成鄉。刺骨也風所

抵台，上晚卡管養立位成鄉。刺骨也風所

出，擷取這厂更镜头。我們從播首員穿边走過，听到他大聲報身說：「這是一群台灣友，他們手執着『One Taiwan One China』的旗子，他們向喊『台灣獨立，他們來自美國各地...』我熱淚滿眶，台灣人的心聲終於不被忽略，獨立自主的心願終於傳播，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更使我感動的是我看到了不少反同鄉，這次也都不參加，且我活動，比次不但參加，且今天在這場面相遇，我激動呢！台灣人覺醒了，又有一位棒在感聲波持比養時，怕被K.M.T.注意而跑到「國疆」的一堆去。今天也來參加了，是的，大家都覺醒了，K.M.T.早就不是怕了！不但如此，且要趁此呀！一脚踢倒他，踩

獨立建國的時機已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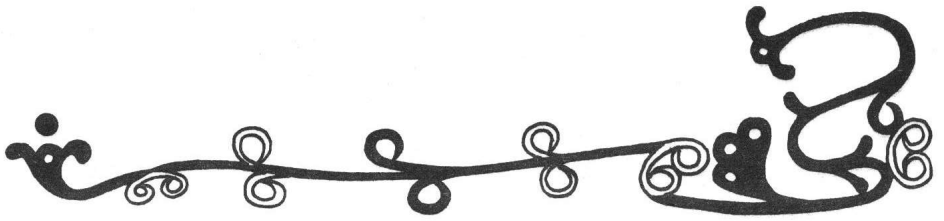
偏它“永善翻身之地”踏它入
太平洋伏它“死善葬身之地”。

二. 群英會

就立先由加州桑沙波邊軍後應謀
刻由大德州辛州那波士的二十位
各各地(多倫多)明尼哥西巴城下
代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獨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建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國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的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方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向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及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作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法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一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有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人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代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先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發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言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三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位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先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和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心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深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結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而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發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言表(倫多)尼哥西巴城下

因此可以說是有代義的意見
，而不是我个人的見解，我們
北加州之獨立簡述如下：
對獨立運動的看法，我們認為
已經相當有基礎，且時機相
成熟，應把握這種良機，加
以努力，深入群眾。對於海外
所有僑人之運動，我們希望
大家不要劃分黨派，不要居功，
均須互相聯絡支持。對各
團體組織，我們希望能有更
多的力量，為台灣前途來作
更多的貢獻。

對現階段台灣獨立運動，
我們認為是一大良機，應及時
把握革命的嘗試，不免有失敗
之虞，但經驗累積，終必能成
功。對今後海外僑胞對台法
律獨立運動應有的努力和作
法，我們認為重心應着重於
國內，透過黨外人士及社會
人士，作更密切的聯絡而加
運動之成功。



對於島外運動，一定要除
去抱「獨」及「大中國沙文
主義」之夢想。更應排除「人
主主義」，海外各組織如「獨
目決會，同鄉會，人權會，多
人統治促進會等組織，應更切
地互相聯繫、協助，絕對避免
彼此互相攻訐與中傷。

最後我向各地同鄉 challenge
說我們北加州灣區台灣同鄉各
組織始終很和諧，很團結，值
得各地同鄉學習。

三 革命的洪鐘已响

当晚我又趕夜機回加州，
在達拉斯轉機時，我看報紙報
導柯梅尼已凱旋回伊胡，受到
白才民眾熱烈歡迎。我想到
几百年前當皇朝仍存阻撓他回國
時百姓拼命示威遊行，面對着
皇朝之砲彈而毫無所懼，青年
都高聲喊說：「我們是柯梅尼的
軍隊，我們等他回來統率，我
們等他命令一下，我們就為國

為民拼命，為伊胡革命大勢，就是這種
心願或革命大勢，就是這種
心願走了獨裁的國王，如今才
不過几天，皇朝已倒，巴提爾
不德理被捕，兩月血戰，一朝是
戰。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判
激進的獨立一標，今日伊胡
革命的成功亦是一形中，激勵了我
們台灣人爭獨立民主的決心與
勇氣。我夢想，有朝一日我
們也一起搭機回台配合島內民
主鬥士，掀起全國之獨立革命
運動。台灣人民回自多年來的
命運的確是山窮水盡疑无路，
但如今在許多先烈拋頭顱，洒
熱血的激勵下，已提出了一條
生路，如今台灣前程正是「柳暗
花明又一村」。革命的洪鐘已
响徹海內外每一個台灣人的心
內。鄉親們！讓我們大家來拼
命做最後一戰吧，否則一切將
會削功盡棄而付之東流。



商人的徬徨

•王添財•

我王某人，雖不敢自誇是富商豪紳，但在地方上，可也稱得上是知名之士。不說別，我各誌片上，那滿「近十行的頭銜，拿出來，實在不會「失人禮」。平時為人又八面玲瓏，所以頗得人緣，人人都稱呼我是「里長伯伯」呢！在商界上，我王某人也頗吃得開，舉凡什麼「情商會」，「獅子會」，「秋輪社」，我都參加，至於那些「公會」，「聯會」之類，當然也必掛名有份。說真的，除了我那阿同仔王永成兄，不敢与之相比之外，其他人，我想我王某人是不会遜色多少的。

想當年，沒有祖先庇蔭，「雙手而比金」，全靠白手成家，如今雖然是「陰得過」的人了，但却忘不了那吃番薯籐的苦日子。所以，對親戚朋友，難免出手有欠大方了些，但在商場上，與官方交際，却不落人。每逢有大官頭要做弄要媳，王某人的紅包，絕不輸給同行。不久前，為了「十大建設」，吃了一頓特別早餐，

捐五十萬；最近，又是出手支票時，雙手顫抖，可見一斑。不過如「十大建設」，未能府不早日反攻，我誠產，但祈上天保佑，免此惡運！幸哉！

憑良心說，現人人豐衣足食，家電視機，吃得好，餐館、酒家、旅館，都是在一片昇平之象。我仲帶來一批大財人，受益匪淺，每日高朋滿座，只是患上了「高血壓症」之慨。「行行有本難，館業也不例外，每日「醉翁之意不在酒」，頭痛了。有些「住卷」，出逢場作戲，大官貌岸然，私下官腔，未能恰到好處，準會未苦。甚至有「閩門」大能不小心。又有那些本來「破鏡」的四脚仔，色迷迷的蠢相，雖然却不能打躬陪笑臉，罪之處，無法形容。

因「愛國」不敢兩百萬。寫慷慨之情，實不敢相晒。如期完工，政王某人遲早佑，使我得以

在臺灣，真是有冰箱，穿得漂亮，天天客滿，政府提倡觀光，真給富。我王某人，無不成了財，却也有得不償失的經，旅要應付那些客人，就够你「是偶而外，頭要，平常道十足，招待如招來「查稅」之「吉」之災，不些專程從日看他們一副，雖然內心作嘔一番，其受矣！這大概

是我王某人，良心未泯，想不開而已吧！

台灣現時十分流行到外國去玩，尤其日本美國。有多少人甚至一去未返。政府開放觀光護照，是一大德政。听说辦理第一日，申請人數達一萬人，可見人心向外。我王某人做事俐落，去香港，走日本就像走廚下，一年來去教次，中東非洲也都去過，說來却也慚愧，只有美國却是初遊。一則听人說，美國人都「番仔」沒文明，再則言語不通，有如「鴨仔吓雷」。他說我不懂，有失面子。所以就遲，不敢去美。這一次去美算是給我「牽手」，逼出來的。談什麼人家水螺嫂，說她家「老仔」有遠見，去年就想「番仔返」，硬要我到美國來想辦法一下，以妨來日。女人之言，且聽且信，反正遊美國一趟，多少也能提高一矣身份吧！

初上美國大陸，心驚肉跳，唯恐碰上坏人。記得出國前，承某長官看得起，來送行，一再叮嚀，匪諜多不可亂參加聚會，以免同流合污。我王某人謹記在心，一直不敢亂交朋友。只是在加州時，被一個同鄉相邀，在盛情

難却下，勉強參加了什麼台灣同鄉會。原以為這些參加同鄉會的同鄉都是些想造反的人。出乎意料地發現這只是一些台灣人聚在一起吃一頓飯，聊些近況而已。替國民黨的杞人憂天，感到好笑。原來同鄉會也只不過是台灣同鄉們在一起吃一頓飯，話些家常的場合罷了。幸虧，在會中認識了些同鄉，對我王某人此次的話美，實在幫助不小。但話又說回來，防人之心不可無，万事還是小心為要，以免回台灣去被找麻煩。那才糟呢！

我王某人一向忠心愛國，對政府衷心擁護。但在美流遊數月，所見所聞，除了自嘆「枯井之蛙」，孤陋寡聞之外，心中對政府許多德政感而不解，尤其途中警圍美共建交，雖說「處驚不變」，但心惶意亂，有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孩子，不知何去何從。哎！但願幾十年來辛勞的創業，不要付諸東流才好。輾轉難眠，苦無對策。忽然「牽手」之言在耳邊回響，恍然大悟。還是女人聰明，何不「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憑良心言，要她棄台灣，難免心有歉疚。但時勢所迫，我王某人又何能替別人擔憂。天掉下來讓別人去擋，不必再徬徨了，趕快想辦法



大家來加入台獨的行列！



建立台灣國！



權力屬於台灣人！



絕不容中國插手台灣！

灣區「台灣人要求獨立」大遊行

吳建邦

每年的最後兩個月對台灣似乎都相當的嚴酷。一九七六年的十二月，島內傳來「台灣政論」被迫停刊的消息。去年十一月「中壢事件」爆發，這一個月的十五日也將會是一個很難忘的日子了！雖然七、八年來我們心目中多少有所準備，知道中美關係遲早會正常化，但這一消息突然來臨，帶給島內外台灣同胞的刺激，可真不小。處變大驚的蔣經國借機採取緊急措施，在增加軍事戒嚴，並取消原定於本月廿三日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圖作困獸之鬥。於是，沈默的台灣人再也無法沈默下去了。舊金山灣區的同鄉於聽到建交消息的那一天也開了座談

會，即刻決定由幾十位鄉友輪流打電話回台灣給黨外人士，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支持，並訂十二月廿三日，原來台灣的選舉日，在舊金山市舉行台灣獨立遊行大會。目的在於向世人鄭重表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與「一千七百萬台灣人要台灣成一新而獨立的國家」。翌日，灣區同鄉、團體即向北加州各報界與電視傳播公司發表聲明，並通知灣區的同鄉關於遊行的消息。

果然，同鄉反應非常熱烈。當天早上天氣冰冷，但卻有將近三百位鄉友來參加，真是盛況空前。我們先在第一街與市場街交角的廣場集合，一位聲音响亮的同鄉站在一尊銅像前，握拳高喊

「起來！起來！台灣人勇敢地站起來，為台灣獨立來奮鬥！」一時士氣大增，精神充沛。大家齊唱「咱要出頭天」，向那座落在蒙哥馬利街，即將倒閉關門的「中華民國領事館」（又叫零食館）進發。我們的黃、白大旗，包括了英文的「台灣獨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一中一台」、「蔣政權滾出台灣」。口號則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台灣人民萬歲」、「台灣共和國萬歲」等等。隊伍中有十面「台灣共和國」的設想國旗，被高舉在攝氏五度的冷風中，隨風飄揚。在「零食館」前來回遊行數周之後，我們轉向熱鬧的結合廣場，此地位市中心，此時辦聖誕禮物與年貨的人正多。很多人圍過來觀看我們的遊行。還有些美國人乾脆加入我們的行列，替我們吹喇叭。準備好了的三百份傳單，在短短時間內就發光了。不知在何時，報社與電視台的記者與攝影師也出現了，計有報社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電視台 KTUV-2, KRON(NBC)-4, KPDX(CBS)-5, KGO(ABC)-7 等。他們除現場拍攝外，也採訪抗議遊行的群眾。當晚，這些電視台都報導了我們遊行的活動。譬如第五波道報告說：「這是一群傾向台灣的示威者，但他們並不反對中美建交，他們反對的是台灣的專制政權」。記者問一遊行者「你支持中美建交嗎」？答：「我們支持建交，但我們要台灣成一獨立的國家，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從來就不屬於中國。」

這位記者繼續報告說，台灣人口約一千七百萬，其中二百萬是跟蔣介石去台灣的逃難者，這其中的極少部份構成今日台灣的統治階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實只是為了保護這些壓迫人民的特權階級而已。除此之外，這些台灣人在抗議在這中美建交的過程中，台灣人民決的權利完全被忽略

除了晚間新聞，第二波道的 KTUV 更準備了一套長達十五分鐘的台灣人遊行記錄片，有一摺貝送給主辦遊行的灣區台灣人權會。

在結合廣場的四周遊行了將近四十五分鐘，隊伍乃延着市場街回到原來的集合處，在大家還未散去前，我們做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緊急基金」樂捐運動，這基金也有人叫它為「建國基金」，其最大用途在於能臨時支援局內的倒蔣建國運動。經過了二小時的遊行後，雖然大家的體力有

些疲乏。但情緒却很高昂。認捐一開始，有喊八百，五百元的，出二、三百的人相當多，在短短廿分鐘內，共募款得七千三百餘元。這個有意義的示威遊行終於在興奮與成功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後記：這次遊行有段小插曲值得一記。在我們遊行通知寄發給灣區同鄉後，國民黨為了要破壞我們遊行的聲勢，故意唆使其灣區特務吳建國與吳豐堃等爪牙，傳言威脅部份同鄉說，如果我們喊「蔣家滾蛋」，或是到他們的「領事館」前示威，則他們將叫他手來「修理」我們。

這些特務的恐嚇一來，我們覺得非特地去「拜訪」不可。結果，遊行群眾在其「館」前喊「蔣經國與國民黨滾蛋！滾蛋！」都喊啞了，却獨獨不見什麼青面獠牙之類的東西！大家只看到幾雙眼睛在其館內，鬼鬼祟祟地向外窺視而已。



* * * * *

Comfortably seated on the China Airlines 707, I quietly stared out the small oval window. Below the plane lay the city of Taipei. The bright, gleaming lights on the streets and houses shone up at me. After the long trans-ocean flight, it was a relief to see an end to the black darkness. "I'm almost there," I said outloud to myself. The fat man next to me stirred in his sleep and opened his eyes. "I didn't mean to wake you up," I said apologetically. "Never mind," he replied. "It's time to get up anyways." I was glad he was awake. During the last few hours, his leg had been covering up the headphone jack, and I was unable to listen to the plane's stereo. Too late now, I told myself.

* * * * *

I leaned out of the hotel window and looked at the scene below me. It was about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had a grand view of the backs of a dozen dilapidated houses. Each was crudely fenced off by old wooden stakes and pieces of wire. Last night's rain had turned the ground into a sticky, noxious, muddy quagmire. Some chickens and a few scraggly dogs were wandering about the yards. The dogs looked wet and miserable; the brightly-hued chickens contrasted sharply with the bleak mud. Beneath me, a woman was doing her laundry. She was bent over a large, wooden tub. Clouds of steam rose up and drifted toward my window. I smelled an interesting mixture of dirty laundry and odorous muck. I still remember, nine years ago, that I was not impressed by my first glimpse of Taiwan.

* * * * *

A week has already gone by, I reminded myself. The days passed so quickly; I had seen so many people and places in these past few days. I was standing at the entranceway to my grandfather's cloth shop in I-Lan. Across the street, two men were busily dumping garbage into a green truck. Music was coming out of the driver's cab. The melody was reminiscent of the tunes the ice cream man played back at home. What an unusual disagreement, I thought. The odor from the open sewer next to the street had made me wrinkle my nose on my arrival, and I wasn't exactly pleased with the sight of the squashed vegetables on the road rotting in the dirt. I didn't notice these things at all. I was watching a man with a small cart standing next to the shop. He was selling some small pastries which he made on top of his cart. They were delicate little cakes, golden brown, and, I decided, they looked delicious. From the tailor shop next door came the steady hum of sewing machines and the pleasant chatter of the workers. Crowds of morning shoppers hurried to and fro, while bicycles and pedi-cabs wove their way through the

jumble of people. Here and there, friends stopped to exchange greetings. The barber shop across the street was open and already filled with customers. I was excited by the quick bustle and ferment of activity. One of my uncles came out from within the cloth shop and put a friendly arm around me. In halting English, he asked, "Do-you-like-Taiwan?" I smiled and said, "Yes."

* * * * *

The sleek express train sped steadily southward toward the port city of Kaohsiung. Our family was in the middle of a round-about island tour. The thick growths of bamboo and trees hugged the high embankment next to the track. The ground was overgrown with bushy shrubs and long grasses. The light was subdued and dim. The plants dripped from the almost constant drizzle. Dark vines twined themselves around the tree trunks and snaked among the branches. Everything seemed still beneath the leaves. There was a mystical, wild aura to the jungle. The dark, brooding place was beautiful in its own primitive way.

* * * * *

The topography had changed. The train had left the mountain rain forest and was now travelling along the coast. On one side I could see the farming terraces which were backed out of the mountainside. The lush, green carpets of rice seemed to flow down the slopes like a river of cascading water. On the opposite side lay the sea. A thick mist curled about the rocky headland and the small islands scattered along the shore. Each island resembled a rock tower capped by a pinnacle of trees and grass. They were exactly like the beautiful little islands on the Chinese scroll paintings. I continued to gaze for hours in fascination.

* * * * *

The rain continued to beat down on my umbrella. I hurried along the wet street, doing my best not to get wet. We were to meet a friend at a restaurant in the center of this small coastal town, and I didn't want to get my nice clothes soiled. My eye caught sight of an old man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under a protective awning. As I drew nearer, I noticed his ragged, filthy garments. His chin was covered with masses of stubby gray whiskers, and his hollow, sunken cheeks and vacant stare gave him a forlorn countenance. His eyes were empty and seemingly lifeless. He sat cross-legged and hunched over on a thin bamboo mat, and in his outstretched, bony hand he clutched a battered tin can. I paused and look at him with pity. Ahead, my mother turned to me and said, "He's a beggar," and told me to catch up with her. As I slowly moved away, I kept glancing back. The old man sat as immobile as a statue, staring out onto the street with his sad, blank eyes.

* * * * *

I was standing at the gateway in front of our plane terminal. The str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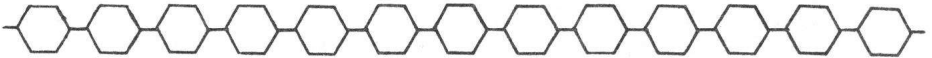
on the heavily-laden plastic handbag were cutting into my hand. My arm and shoulder were sore from having to lug the bag up and down the airport stairs. In a minute, I would be leaving Taiwan.

Relatives crowded around me, hugging and crying, saying their final good-byes. I smiled at them all -- a bit sadly perhaps. I was sorry to be leaving.

I turned toward the gangway and headed down toward the plane. As I reached a turn in the path, I looked over my shoulder and waved one more time. Aunts, uncles, grandparents and cousins waved back. Slowly, I rounded the turn and disappeared aboard the plane.

* * * * *

With a roar, the shiny metallic bird left the ground and climbed upwards through the gray clouds. Soon the airport was lost under the swirling overcast. Still higher we rose, up and up, until we emerged in a brilliant world of clear blue skies, white fleecy clouds, and glorious sunlight. I'm going home, I sighed to myself.



Why the Rose Plant has Thorns

Paul Yu-Yang

A long time ago the rose plant had no thorns. The rose plant was very pretty without thorns.

As a matter of fact,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rose plant was haughty. She loved to brag about how beautiful she was. Everyday and night she would say how beautiful she was.

This angered the God Botanic. Botanic was a flower plant god. He was one of many plant gods. Botanic was one of the fairest gods.

One day the rose plant started to talk. This was unusual because it was talking faster and louder. So loud was this that Botanic became so angry he cast a spell on the rose plant. The spell's effect were thorns. Her face and body were covered with them. All the plants laughed at her.

Botanic did not like everybody laughing at the rose plant. He was a fair god so he took the thorns off her face. The rose plant looked half good and half bad. No one laughed and she never bragged again. That is why the rose plant has thorns.

何去何從？

轉載台灣教會公報

一個政府的政策必須先使人民了解，然後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

自從美國宣佈要與中共建交以來，政府需要提出更明確、真誠的說明，使人民了解其合理的立場和正確的方針。

現在，謹將一個多月來所不能理解的問題，就教於關心政局者和政府當局，以溝通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

1. 在對美國政府斷絕與我外交關係中所發表的嚴正聲明，除強調不與中共談判，不與共產主義妥協外，還表示要克復大陸的決心（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台報）及展示克復大陸的實力。可是，我們還要求美國「對我和平安全需重申保證」（中美關係五項原則第三，十二月三十日台報），「美應即立法對我提供具體有效保障安全」（外交部長詹彥士在廿八日談判會議中第二項要求）。經過了卅年我們的反攻大陸還要附於美國的保障之下多久？

2. 既然「凡是妄言台灣獨立的，就是背叛與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十二月十九日台報），蔣彥士在第一次中美談判會議中還向美方提出為一項要求：「美需承認我一直為獨立主權國。」一位美國政府官員代表反問：「你們是否要採用『兩個中國』政策？我一直為政府一向反對此政策。」（十二月廿九日自由晚報）政府所要獲得的到底是什麼？

3. 八月九日，美國務院就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問題作新聞簡報。發言人荷卡特說他們只承認一個中國的一個政府。但對在台灣政府，則又是「它不是中國的政府」，而「是在台灣的人民的政府」。接著記者又問：「承認台灣政府的障礙，是因為台灣主張它代表所有中國，或是整個中國的政府，……如果台灣說他們不主張對中國大陸的主權，那麼美國承認台灣是否不再會有障礙了。」我們要除去這障礙呢？還是一定要讓此與美正常化——路不通？

4. 在「不要再依賴美國」和「自主」聲中，我們真可奉著「眾人皆醉我獨醒」和「不共戴天」的精神繼續為「大陸是我們的領土，主權屬於

（下接第14頁）

國史外史 (續集)

編者

揭發罪惡與貪污

國大檢討政府經濟紀實

國大檢討軍事的問題，總算過去了，挽救東北和華北的呼號，也由主席團決議，分別交由政府各部門切實辦理去了。接踵而來的，是對於政府經濟方面合併舉行檢討。揭發其背判罪惡的惡潮，在四月十五日的第九次會議上，有如千軍萬馬，奔騰澎湃。

首先是編建代表張其玉發言，他說：「國完不成救國國的任務，前方軍事困難壓緊，後方建設也不無忽略。現在東北華北中原先烽火連天，不能修說什麼，但在蘇南，尤其是蘇北，並成方佳績，不但沒有建設，甚至退步到五十年前的狀況；公路不能修復，鐵路也沒有一條，希望政府能發提舉實行

地方自治，民選省市省長及調整不合理的財富分配，以便從事經濟建設。」一段段動人肺腑的糾葛，張其玉發言，他的聲調非常激昂，他用重疊的一切經濟措施，還是保留了老所提的舊套，還是那套「現在，全國人民，不為任何階級，都為物價的高漲而苦惱着，但每一物的價值的漲，是由國營機關和公營事業如穀。在這最近一週的物價，原是穩定的，四月六日即，國營機關的糧食上漲百分之八十，各地公用事業，也上漲百分之六十五至一百，於是，其他物價也跟着飛漲了！」他揚聲高說：「這樣，我們代表的職責，也該漲漲了，由每天二十四萬漲到三十五萬。政府領導運買，人民不勝痛苦，這還是民主的政府嗎？！」江州代表陳發瑞，他響到腳下地方，連有百姓天在吃個皮草，再看到這週一週漲漲無窮的苦若，他大聲疾呼：「這個漲漲明來低低的漲漲！」

開了很久的經濟檢討，原是有十多年的時間開過的，現在這沒有下文，國史代表張其玉，特別提出來，他激動人的聲調，激動了全場的聽衆，響起震動的鼓掌。他說：「發言非常清楚明白，到底誰出了經濟措施，我們希望請部長注意：（一）提供公佈名單，（二）不假實數將特捐，轉為在老百姓身上，而開門在老百姓身上，（三）要將市面即買即賣的物價自給，不要走老路。」說到這兒，他向主席台上，用很懇切懇切地交還，他分問：「多少人餓死在匪區路上，而那批特權者，真是階級運，還是什麼世界，非常富強，這貨真行並不大，為什麼物價如此狂漲？我願將那批特權者，拿出來心來才能收拾人心，要不然，真是漢漢非漢漢對算嗎？時間已經太短了！」

好幾年前，國史提提或會價價來，那聲震動了外國的耳目，現在，奇的是在奇是反觀的那。那聲稱便以此聲聲聲我輩現金融的人物。他說：「全國的商業聯合，與英法美的經濟決策機關，可是

裏面的委員，也是商人，每提報全國開發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發財的機會。」

國大代表胡作權，他發言非常激動，他提了一種生動的國畫。他說：「政府究竟是在實行民主主義，還是在實行資本主義？為什麼有錢的人更有錢，無錢的人更加窮不下去了？為什麼不平不均問題，

修憲的「暗流」與「逆流」

代表們的絕望正像未織的布單

費了一星期的時間，好容易才產生了主席團。——單是主席團，便選了四百，選舉票數而且紙摺印的，非常美觀，估計在四萬以上。有人說：因大每日要出七十億元，假使開會一個月，共要出數千，將佔去千求萬求而來的美國貸款的大半，這當然並非謬語。

主席團選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四月六日正式開了「第一次大會」。就在這一次大會中，代表們表現出來的意見，是要修改憲法，要擴大職權。整個上午的時間，連說連罵連罵罵，有通過，先後發言者的意見，不外提案範圍不受限制，提案通過人，不能以五十人作條件的規定，要減少條件，以便代表們有言必發，發之必中。「我們是代表人民的，怎能不談國事呢？」所謂談國事，就是要談亂，所以在會場中，曾有人提到亂，會下就嘩嘩拍桌的揮動着拳頭。一位基督教徒

的代表郭鵬說：「北方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流血流淚的故事，大矣在勃領居」。他認為許多發言的代表們會，是初把地方的意見，提供中央，「如提案受到限制，那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說到這裏，他足足擰調的不響大叫「國事都決定了，要我們來，連說話也不許可嗎？」

翌日，第二次大會所表現的，仍是代表們要修改憲法，要商討國是，廢止代表會議反對主席團的建議，規定收受提案時間。他說：「國事主席來聽聽人民代表的話吧！情勢這樣嚴重，難道老是要商討嗎？」代表們的發言集中到提案範圍的擴大問題，韓說大總的代表林紫泉說：「依過去事例，政府對於國會議員調動，即召集各異共商國是，如九一八後，曾召集共赴國會議員，七七戰起，曾召集廢出會議，二十七年在漢口又召集了國民參政會。今天情勢，已經以住嚴重，國民大會應該有權加以檢討，檢討之後，才可了解國會的現狀，才可以決定誰適宜於担任總統副總統。」

開會時間，開了三次大會，雖然議事規則，代表資格審查及紀律委員會規程，總算通過，但是抑住在代表們心坎的煩瑣，正如未織的布單，到處在尋找引繩來織。他們似乎多不願意老遠地跑來，草草爲我下一張選舉票就完了。因此，他們普遍地要求修改憲法。一位湖南的代表語記者：「我們好容易到中央來了，地方上的人，都要我們把什麼難事，都在中央求得解決，假如我們投下一張票事，那是大對不起人民的。」早在預備會議的時候，他們就相互交換意見，決定提出修改憲法第二十七至二十九這三條。他們認爲立法院的職權過大，行政院難與配合，假如遇到行政立法兩院發生爭執，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應該由國大來決定，這可使國大發生作用，因而主席團大應有當設機構，會期應兩年一次，應有創制解決法律的原則。

會對修改憲法的計有民青兩黨出席代表，也有國民黨中的元老及參與制憲工作的代表，他們的意見是：憲法制定，曾經說過一番心血，而且現在還沒有實行，怎麼曉得不好呢？行憲年事其實不在乎條文，等到實行以後，發現不妥，再來修改，未必爲遲，何必要在今日來做些不切實際的麻煩事？至於黨外的代表們，似乎對修憲與否，並不感到興趣。記者訪問一些蒙古籍的代表，他們認爲軍閥的應運，如果是大多數主張修改，他們也就以順從大多數爲原則。修憲運動的暗流，正由黨派領袖，但另一方面，倒轉這股暗流，匯成逆流的力軍，也在推動着！

東北代表為什麼自殺？

孔憲榮的生前死後

鑒於東北情勢危急，東北的代表們，在國大會堂中，喊出了慷慨激昂的呼聲。在軍事紛亂當中，他們聯絡了西北，華北，中原以至東北的代表，一致要求政府退還大軍，急謀增援，振興戰局。他們是被張匪認為反動的份子，他們不可能回到共匪佔據的區域。他們愛護政府，愛護領袖，希冀政府領袖能代表他們，收復失地，撲滅共匪，爲自己，爲人民，也爲國家。然而，他們的迫切要求，早在當局殘酷的剝削之中，種種輕視殺害，自有適當部署，但他們是不滿意殺害的。因此，發生在松江安國縣代表孔憲榮自縊身死的慘劇。

孔憲榮，字雁辰，現年二十七歲，山東嶧縣人，客居松江安國，已有四十餘年。家貧失學，十二歲

創復軍未動兵。九二八事變後，他曾率領義勇軍對日作戰。八一三抗戰爆發，他被追送至西伯利亞，負重負重。剛奉命調返東北，發動游擊戰，在遼被捕，並任偽職，監禁，轉送至京，無以爲生，以賣大餅油條過日子。勝利後重返東北，收拾殘部約二萬人，組織長白軍。三十五年，社稷明將軍，任他爲第一支隊司令，兼作戰有功，升任吉遼安三省剿匪總指揮。共匪佔領於其後，他率領三萬餘人，隸於江安國到吉林，投奔國軍求援。葉華盛主席，奉陳誠總長之命，將他的部隊整編，並撥清吉遼安邊境地帶，改任安國的東北行轅「收編專員」，手無一兵一卒，痛心異常，便有自殺念頭，經人勸動，乃暫打銷。今年吉林撤守後，他帶着妻兒逃到長春，情況更加慘苦，而他的客又被共匪清算了，經過國處困頓。他的被中央提名當選爲國大代表，原認爲可獲救身的機會。四月七日，他在出天津乘車途中，曾親與鄧副總統談這個機會。他說：「葉華盛勸我吉林，但叫我痛心！」他認爲國軍作戰無不得力，而地方國體可以死守，陳誠却加以改組。他準備將一切內心的新聲，向國大傾訴。他對於此行的期望，自是極高的。在國大會中，自擬詳的軍事報告，強調發展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國體偏重國防部的陳說說得。他對於這種實行不符的矛盾政治，已覺失望，而在軍費拮据的時候，東北代表的窮愁苦，更使我真是深深得很，他傷心極了。他是行伍出身，不識字，對於一切議案，感到無從發揮，他託人代呈上書請主席，歷陳東北人民的痛苦，請求准予增援。他並奔走於行政委員會，想找不到一個人來重視他的意見。因此，他自失望而絕望，終於在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許，自縊於前京東路榮業樓三樓三十四號的房間。

四月十五日上午，國大開會討論修改憲法，下午是繼續政治經濟檢討，他出席席間，因爲聽得

沒有味，即取條條，顏色是很快樂的。茶房打了一盆水給他洗臉之後，他就回了房門，在床頭櫃上掛一條腰帶，沒有一盞燈的上房了。五時許，有兩個客人來訪，打門不開，以爲睡了，俄然而還，茶房也不去推門查看。直到六時正，鄧副總統從國大會回來，來請他去參加松江省主席沈鈞的喪事，叩門不應，推門而入，才發覺到他俯臥靜臥，舌軀吐出，已經死了。鄧副總統叫解下屍體已遲，無法挽救。

記者聞訊，會趕往調查，見死者着深灰色西裝，米色衛生絨衣，藍襯衫，精細帶，身上有七百餘元完鈔票，桌上留有外面來信及電報三件。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及東北代表數十人，均在場料理身後。夜八時半，屍體移中國醫醫院。葬主席已於深夜致送了一個花園。

張慶，向大會主席請假，東北代表則全體在記者休息室，召開緊急會議，由張慶主持，商討孔慶這筆錢後辦法。子斌有作戰準備，他會於今晚與孔慶商議，主席對孔慶的死，表示同情，允予協助收殮。各代表憤慨激言，認為孔慶的死，係受東北惡勢力的影響，有門「一件貂皮大衣，致民民英英於死地」之妙語。蓋孔慶要建立地方武力，上面要他買一件貂皮大衣，孔慶窮力氣，搜得兩塊銀皮，仍不勝做買一件大衣的料子，於是，他方武力也就無法建立了。全場翻箱倒櫃，或主張送請政府護送地方武力。主席升穿並武裝隨時動員，要求發武裝隨時動員。最後經代表決議：(一)應發動各省代表，對組織地方武力有積極性；(二)發動東北將領，組織孔慶遺囑隊；(三)發動捐款為孔慶家屬善後。另有一位代表舉手高呼：「東北人團結起來，不能說個人錢財了，不能說個人個人財產是國家人民了，孔先生的骨頭，是不容許任何人侮辱的！」

又孔慶的六元錢，總數約二萬元，經由大會發付，一切供銷對照。並由大會派員一人入城，為收買人轉往市署，同時舉行公祭。孔慶妻子及媳婦留吉林，曹凱隨趙，老妻幼子，遷居長春，生計困難，他無權過孔軍久作隨員，軍久的操修之們，那就不必說了。

國大門前一場混戰

籌備代表要求出席未成

四月十七日，國大會正開修改憲法的問題呼吼叫喊的時候，會堂外面一場「攻防戰」亦激烈展開。籌備代表八人進兵國大會，自戴子軍領頭，可惜祇有賀漢芳，頗肉心兩員，勇士有李國斌，傅錫壽，王一民，曹凱等五人，身披紅底金字「民選代表籌備會登程」××號」綢條，齊赴國大會。出席大會「負責處理」所阻，雙方殺去激烈的搏鬥。女代表賀漢芳陣陣心「身先士卒」，頗勇悍，待得將兵不支退却，會堂大門已接近一角，形勢對峙。國人籌備組阻攔，急調大軍五百名馳援，分四路，互相手槍威嚇防線，一面真槍緊急「戒嚴」，封鎖交通要道，阻止「敵軍」侵擾。參會勇士十餘口一隊自整齊躍前線，並圍而立，上線近前亦用卡車載來大批槍械，嚴防防守。賀漢芳來會堂並阻攔「陣地」指揮。代表奮不顧身，前仆後繼，高呼「衝進去呀！」誓與黨長以血肉相搏，誓強突破。混戰中黨長志昂因推阻陣地代表，引起代表們的憤慨，人群中有人大呼：「女代表打！」向線隊轉移目標，一躍上前，將王志昂將號扯下。一場混戰之後，代表

黨員阻攔之。即停止攻勢，單守陣地，相峙於會堂之前。
此時，籌備代表遂報發「真念詞」宣傳品高呼口號：「我們是民選代表，為什麼不准我們進去？打倒國民黨！打倒非法代表！假代表滾出來！」並分頭向記者講演，歷述準備會及各人退讓情形。大會職員前往勸解，代表大罵他：「你是偽代表的走狗，你有什麼資格說話！叫洪國友出來！」大會職員當面問安後，洪國友為文軍、子斌、王雲五等出來勸解，為文軍傳未說話，其意謂代表說：「我們不要說呀！不要多說！」馬再三聲明是奉主席團的命令出來接見他們的。並謂：「一天不解決，我們一天不甘心！」才得到大家的諒解，因為他為籌備代表的領袖。子斌說：「你們太辛苦了，請休息休息，一切問題另解決。」請國代表說：「編代表說他快餓死了，今天不解決，我們今天不回去！」一個東北口音的代表說：「政府就是用你們這種「社會賢達」來掩飾的。」于斌頭紅耳赤，為之憤然。遂謂：「你們要在這裏等也好，我們馬上就進去報告主席團，和議解決。」

馬文軍進得去後，這消息亦傳過會場，立時發生騷動，阻小代表紛紛從門前走。編代表林繼賢馬上衝去大嚷道：「為什麼要讓軍警包圍他們？有誰國大會正開會，不准這群違法的人身自由！」于斌等大起，於大起首次將水潑於下台。大會散會後，代表紛紛從朝陽側門走出。籌備代表在門口，一觸即散代表讓的是過，就撞到大門，嚇得許多代表從旁走。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下午十二時，雙方仍無退步。主席團在大會散會後，立即舉行緊急會議，商討解決辦法。決議由王雲五、子斌、王雲五等負責與政府交涉解決。于斌等與政府交涉解決國代表，根據今日合法合理解決。一國代表說：「明天不解決打死你！」于斌笑謂：「可以，可以。」馬文軍亦以

性命相保，請代表始相釋去。

當天下午，馬文車辭回于斌，王揖五、魏邦平等到民選國代辦事處，與簽字代表議定，由選區過渡的代表等舉行開水會議，相傳因魏食部對沒有出席二十日開會及至二十六日開會。簽字代表方面提出兩點要求：(一)請求大會對魏等參政，依法當選代表，即日發給開選證書；(二)並請大會立即推派代表往勸魏兵棄危代表復兵，並歡迎其出席開水。當時決議由王揖五、于斌、魏邦平等於十八日午後四時請王席官處，要求批准此條款。簽字代表既非常堅決，他們談亦似如不得已而解決，將有更激烈的行動。

但到了十八日下午六時，這個開水會議沒有得到結果，這是一個死胡同，實在想沒有辦法之下，終於接受了他們的條件。

簽署問題怎樣解決？

經代表獲得了最後勝利

簽署憲法而被動議的國大代表們，在組織聯誼會以及民選代表辦事處的時候，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只有一個心願，就是海誓山盟，口口聲聲，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代表應盡護憲法，遇事相商，相法相規，真打算轟轟烈烈演進世界精彩的好戲。然而這個戲是在國大開幕前夕，演到最高潮，隨後也就冷落了下來。有人說：「這是民主的悲劇」，也許信然！

簽署憲法代表有關者，全國共有七百多人，參加聯誼會組織者計有五百多人，經常出席會議的會務會議者不過三百多人。自爲何等難的問題解決後，其中二百多人，已經來到，出席大會，剩下的則根本說不了一陣巴的，被「國大」要「代表」而又不要「代表」之「代表」，計有一百多人。他們日見其多，出入公牌公券的領出單，走到巷口，老是眼巴巴地望著那富麗堂皇的人民建築——國大會堂，希望着那扇生生死死的大門，有一天能爲他們而開，也可以飛進這座的有彈性的鐵窗裏去！

二百多人已出席大會，最後十人的履歷號碼非轉，也已傳到了，說要在會場裏，爲外面不得過去的代表力爭。說來三年，他們固然和民主機會幾出，可是主席台上的反應却很冷淡，而且預備會議並未召集，臨時動議，又怎能比得上那幾必須這解決的議程？好容易主席團已經產生了，正式議程也已開始了，但早是一個議事規則草案，說這這幾天的仍是不戰而退。這一切，並非偶然的現象，是根據着一個整黨分化計劃而進行的。大會廳代表們仍住在天光新村，他們已經十天沒見吃飯，也有人說在勞動過，在吃粥，但顯然，他們健康問題甚奇，顯是一致下降。李公處及胡毅，骨瘦如柴，躺在床上，是不能動彈了，兩週咳嗽到吐血，幾夜又昏了血，醫生正爲他們打掃補腦針。各方人士們爭都不願意他們的死，但各方人士也似乎只顧着他們的個死非死這個問題，到底怎樣解決？

何等的苦衷不爲「國大」的代表們所同意，填加名額，讓他們參加，又有這樣規定。簽署的代表，原定出席者五十人再在會場起兵，以求和各方門達到「民主護憲」的目的，但時時遲遲。

非比，似乎也找不到那樣的已志願軍了。他們唯一的方向，只是在解救八位絕食者，勸他們早日參軍，何必輕生，說把解決問題的辦法提交大會討論。

然而在那裏，一羣「巴」的代表們，因為選舉委員會和老練，那班「地」也，却不大滿意。青年黨名單，原為三〇〇人，增選至三三〇人。經選出者，只有七十人，這就擱下了一三〇枚「地」，其數甚夥。原為二六〇人，增選至二二〇人。經選出者只有六十八人，又有擱下了一三二枚「地」，其數甚夥。原為二四枚「地」。重選則早上，截止。這批「地」的對人，原擬組織，他們太不認真。去頭人，原以為那班是奉命防範，在到國大會的份子去，是特非非非可知，與其化了路費，到南京來玩一趟，倒不如守家園，俟河之清。那班黨有一位主席部，曾對一位黨派總代表，他認爲將友黨代表如此安置，殊非禮遇，他是否亦非非非友派一總代表，而將他們歸到「選選」之列的。這可說代表一部份青年黨的意思。

四月上旬以後，國大正式議程開始，出席的發言代表們，提出國聯案，要求大會解決蘇聯紛的問題。然因民青兩派極力反對，認爲選舉糾紛，不屬於國大範圍，應在會外尋求合法合理解決途徑。當由主席團推出一顧問三人，向蔣主席及民青兩派洽商解決方案，一延再延，延至四月十七日，乃有國大閉門一掃以防嚴的發生。

國聯總統的選出，蔣主席乃向于歐等談，希望轉各團體代表試，要求開國聯大會不能以總長作威脅，必先復試，自可聯合各合理途徑解決之。於此，總長亦復試了，未出席何妨？雖然這班就本屆大會不出席的志願書，但本屆大會已快終了，而現成實惠，依照開席代表發言，每人僅得領取

近幾元的薪俸公旅費，並且將離任一級的特遇，充當機關動員委員會的委員，因國聯，則不爲？發言代表們到底獲得最後勝利了。

島內



「大家總是一家人，亞呀機搞唱本行」



「什麼？你僱作我們的老板？」

選舉

Rollins Burdick Hunter of Northern California
Insurance Brokers
2595 East Bayshore Boulevard, P.O. Box 10020, Palo Alto
California 94303/Telephone 415 321-6500 Telex: 334-496

YOUR

Independent Agent: Wendy Hong

ROLLINS BURDICK
HUNTER

Commercial, personal, Life specialist

Home phone: 265-3210 (408)

Business phone: 321-6500-ext. 37 (415)

專長 Business Insurance. 十年保險經驗。

同鄉們若有任何保險疑問,請就近請教

專家蘇文寬(洪太太),包君滿意。

藝術大師 洪水塗 君駕臨 Bay Area.

國畫, 油畫, 水彩 樣樣精通全能, 願

專程為同鄉們服務。作品多件 Available!

Home Phone: 265-3210 (408)

Home address: 827 Kozera Dr., San Jose, CA. 95136

只能說台語, 亦通日文, 其他不行。

編者的話

安壽

這次《蒼蒼雜誌》負責人在無牛蹶馬下絞命我編輯本期，因義不容辭遂乃答應下來。編輯雜誌最困難棘手的是收集稿件。編者顧慮到各位同鄉因上下班忙得抽不出時間寫稿，所以不敢太苛求。但是任務不絕不完成於是利用電話及私人交情才催出七八件稿件。

台澎協志會在美国台澎人同鄉會組織中是聲譽最卓著的一個。作者何謀仔所寫「我所知道的台澎同鄉會」一文是以他現身說法，身歷其境的經驗介紹他所了解有關協志會宗旨及其日常活動以及未來展望。希望讀者尚未加入會員者，請踴躍參加。

美中建交因時間未得太廣突对大家是一個大衝動。我們雖身在異地，對咱故鄉台澎不時激發出關懷之心。本期有幾篇文章乃針對此事所寫的。如北斗星所寫「中美建交與捐款救國」道出他對政治局勢及前途的看法。還

有台澎獨立人士張金筆先生曾駕臨旧金山台澎區發表台澎獨立問題演講。本期特刊為其演講內容以饗未地參加演講會讀者。作者登山所寫「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獨立建國的時機已成熟」是他敘述這次參加華府舉辦的台澎獨立建國討論會的經過。「懷鄉隨筆」作者老圓是一位本刊忠實投稿者。他經常藉本刊報導台澎政治內幕，是一篇必讀的佳作。王添財所作「商人的榜徨」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反映台澎目前醉生夢死的一些老百姓的生活。清水所寫「論台澎精神」見解深邃，分析精闢，值得我們引為借鏡。至於 Youth 區也有 Glenn Chen 及 Paul Young 的來稿。他們很熱忱地為本刊投稿，發揮文筆才華。希望繼續努力，再為本刊投稿。

《蒼蒼》雜誌共發行40份，暢銷金山台澎區遍及全美國及世界各地，廣告效力宏大。希望參加廣告的同鄉能竭誠為鄉友服務。我們也希望各位讀者給他們批評指教，使他們的服務更臻完善。

編者在此要鄭重表示本刊園地公開，本刊所載文章純屬筆者個人看法，並不代表台協合意見及立場。敬復向各位投稿、抄稿同鄉致十二分謝意。

TAI
P.O.Box 6822
San Jose, Calif. 95125

To:

PRINTED MATTER

歡迎樂捐

台協會

發行